

語言風格初探

程祥徽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扉頁題簽 王力

責任編輯 陳熙
封面設計 陳麗荷

 **書名** 語言風格初探
作者 程祥徽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印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版次 1985年3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32開(184×114mm)128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299·5
© 1985 Joint Publishing Co. (HK)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例 言

一、現代語言學中的“語言風格”有別於文藝學的“語言風格”。本文討論的是語言學的風格理論問題，並運用語言學的風格理論來考察某方面的漢語風格現象。論文的宗旨是想為漢語風格學的建立作一初步嘗試。

二、本文由兩個相互銜接的部份組成：第一章至第五章為第一部份，論述的是“語言風格”的概念、劃分風格類型的標準等；第六、七兩章為第二部份，討論的是一位在風格上具有典型意義的作家語言風格——老舍作品的語言風格。

三、中文“語言風格”與“老舍作品的語言風格”各佔篇幅一半。本文作者認為，目前只有少數研究漢語的人涉足到現代語言學的風格領域，其餘許多人對這個領域還相當陌生；真正的符合現代風格學原理的漢語風格學尚未建立。因此，有必要闡釋“語言風格”的主要原理，它與中國傳統的文體風格的關係。不作這番闡述，則老舍作品的語言風格究竟是現代語言學意義的語言風格還是中國傳統文體論與修辭學意義的語言風格？

四、另一方面，討論現代語言學的“語言風格”

又必須連帶研究作家的語言風格。語言學理論的意義在於指導我們用科學的方法觀察語言現象，而語言現象則是我們建造語言學理論大廈的土壤和基石。語言風格不是虛無漂渺或難以捕捉的東西，也不是俗話常說只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神妙之物；它附麗在具體的言語作品上（句子、對話、演說、文章、巨著、……），語言的各種材料（語音、詞彙、語法）是風格的負荷者。言語作品多至無窮，本文僅以老舍作品為限，並於語言風格理論的闡述之後，專章討論老舍作品的語言風格。

五、選擇老舍作品為資料研究漢語風格，是因為老舍作品具有下列特點：

1. 以純粹的北京話為表達工具，由此可以窺見現代漢語（即普通話或國語）的風格面貌。

2. 取北京市民生活為創作素材，由此可以論證語言風格同社會環境（交際場合）的關係。

3. 體裁有小說、劇本、散文、詩歌、通俗文藝、理論文章、翻譯作品等類型，因而作品表現出多方面的風格現象，可為漢語風格的研究提供較全面的資料。

4. 作家本人生長在北京，熟悉北京的風土人情、方言俚語；且曾寄居英、美，並有英漢對譯經驗。他的語言除有濃郁的北京地方色彩，尚吸收了不少歐化語言成份，是研究作家語言風格的理想對象。

六、研究老舍風格，以往多在文藝作品的內容方面（主題、題材、人物形象等）；語言風格方面雖也有不少論述，但那些論述所指的風格並不同於現代

語言學中的風格。因此，本文改變一種研究途徑，即以現代風格學為理論基礎，探索以老舍作品為例證的現代漢語風格，寫成一篇語言學的而不是文藝學的論文。本文不擬做的工作是：老舍經歷的考據，作品內容的檢討，創作傾向的批評。

七、本文寫作的方法和步驟是：

1. 闡述“語言風格”的概念。

2. 討論現代的“語言風格”與傳統的“文體風格”的關係。

3. 劃分現代漢語的風格類型。

4. 探求老舍作品語言的風格特點。

八、本文主要參考及運用下列幾方面資料：

現代語言學理論著作；

中國古代文體、修辭著述；

中國現代文體、修辭、語法、風格論著；

老舍文藝作品；

被改編的老舍作品；

英文版老舍作品的中文譯本（非老舍中文原稿）。

目 錄

例言

1	現代風格學概述	1
一	風格.....	1
二	語言風格.....	2
三	漢語風格學的發端	5
四	風格與語體	6
五	風格學的功用	7
2	傳統文體論檢討	12
一	語言風格與文體風格	12
二	傳統文體論沿革	15
三	傳統文體論檢討	17
3	風格要素與風格手段	21
一	語言風格與文體風格的比較.....	21
二	風格要素.....	23
三	風格手段.....	26
4	體裁原則與風格原則	30
一	風格分類的體裁原則	30
二	風格分類的功能原則	33
5	風格類型的劃分	41

6	從歸納中看語言風格	
	——老舍語言風格之一·····	48
7	從比較中看語言風格	
	——老舍語言風格之二·····	76
	附注·····	93
	參考書目·····	98

1

現代風格學概述

一 風格

在漢語中，“風格”的詞義很難界定。具有權威地位的辭書《辭海》說，風格是“風神品格”^[1]。然而什麼是“風神”呢？《辭海》“風神”條下解釋為“風采”^[2]。“風采”又是什麼呢？風采是“賅括言論舉動或態度而言”^[3]。同樣具有重要地位的現代辭書《現代漢語詞典》解釋風格為“氣度；作風”^[4]，而“氣度”是“（人的）氣魄和表現出來的度量”^[5]，“作風”則被語義循環地釋為“風格”^[6]。兜了一個大圈子，“風格”還是“風格”。

“風格”的詞義難以界定，原因是人或事物的“風格”本身具有抽象的性質。西施的一顰一笑，不同於林黛玉的多愁善感；效顰的東施即使模仿得唯妙唯肖，也依然不是西施。風格提供一種氣氛，給人以一種總的感覺或印象。《辭海》說風格是“賅括言論舉動或態度而言”，這“賅括”二字也正是強調須從總的感受中去把握事物的風格。

古往今來一切成功的文學家、藝術家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文藝評論家也總是不忘把評論工作昇華到探索文藝家獨特風格的高度，因為認識了風格才能認

識作家的精神和作品的精髓，也才達到了最高的認識水平。

一切人在他們的言談舉止上都會呈現出風格。風格乃是在其言談舉止以及其在參與社會活動中表現出來的特點的綜合。美術家作畫，用的是綫條和色彩，但是不同美術家有不同的格調；音樂家作曲，使用的材料都是音名或音符，但旋律互不相同；甚至用同一架鋼琴演奏同一支樂曲，不同鋼琴演奏家的風格也迥然各異。這些所謂特點、格調、互不相同、迥然各異，就都是風格現象。

二 語言風格

語言有沒有風格呢？語言有兩種存在的形態：一種是處於“備用”狀態，等待着交際者使用但還沒被採用；另一種形態是處於交際活動中，亦即處於正在被使用的狀態。處於備用狀態的語言如同美術家手中的綫條和色彩；處於交際活動或正在被使用狀態的語言，則好像美術家正在運用綫條和色彩作畫。如果說“備用”的語言也有風格，那“風格”其實就是語言在靜止狀態時的“特點”：不同民族的語言有不同的特點，這叫語言的民族風格；一種語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特點，這叫語言的時代風格。傳統語言學對民族風格、時代風格的研究有相當豐碩的成果；而語言在被人們使用的時候表現出來的風格，則是現代風格學所要探索的主要課題。

兩種類型的風格——備用狀態下的語言風格與交際狀態下的語言風格有聯繫也有分別。爲了分辨兩類風格，高名凱教授不同意用“風格”一詞指稱備用狀態下的語言特點。他說：“不能把語言風格理解爲與個別的語言有所不同的某一語言的特點。換言之，如果我們說漢語的風格，我們的意見只能指漢語在不同的交際場合中所形成的風格，而不能指漢語與俄語不同的特點，因爲作爲整個的語言來說，它可以在歷史發展的某一個時期中沒有分化出不同的言語風格，然而它却隨時都有它的不同於其他語言的特點；只有語言的特點，不能構成風格；要等到語言隨着歷史的發展而在不同的交際場合中形成不同的氣氛及其表達手段的系統的時候，才有風格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某些人把不同於其他語言的特點的漢語的特點，說成漢語的風格，是不恰當的。”^[7]高名凱教授的意見無疑是特別強調在使用中（亦即在交際場合中）研究語言的風格。語言在被使用時表現出來的風格實際上就是“言語風格”。

瑞士語言學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語言學教程》^[8]的講義中使用了一組與社會的、集體的語言（langue）相對立的術語——言語（parole）以及調整言語與語言相對立的“言語活動”（langage）^[9]，這就使後來的研究者能夠在語言學中開拓一個新領域——言語風格的研究。爲了術語的統一，本文採用“語言風格”的術語，它的內涵實際上是語言在使用中表現出來的風格亦即

“言語風格”。

研究備用狀態下的語言與研究使用狀態中的語言是語言學的兩個不盡相同的課題。前者以一種語言的語音、詞彙、語法系統為研究對象，找出這種語言具有而那種語言不一定具備的語言成份或表達手段，由此顯示出一種語言的特徵。例如經研究得出結論：現代漢語沒有複輔音（consonant cluster），音節結構單純；詞彙以雙音節為主，單音節的詞素（構詞成份 morpheme）大多具有詞彙意義；語法結構以詞序（word order）為主要手段，缺乏形態變化（morphological change）等等。這種研究所得，是語言的“民族風格”和“時代風格”。後者是把一種語言放在具體的交際場合中，考察不同的交際場合具有哪些語言上的特點。這種考察，在中國古已有之，例如本文第二章論及的孔子的言語觀，然而未能發展為語言學中的一個專門學科。

漢語風格的研究者習慣於將上述兩個不盡相同的課題綜合在一起研究。例如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漢語教研室編著的《現代漢語》（中冊）寫道：語言風格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流派以及個人，在運用語言時所表現出來的各種獨特性的總和”^[10]。林裕文在《詞彙·語法·修辭》一書中分語言風格為民族風格與語言內部各種風格，並說“語言內部的各種風格，是從屬於語言的民族風格的。不管語言的個人風格也好，語言的體裁風格也好，總不能跳出民族風格之外去。它們只不過是在運用民族語言時帶有這樣或

那樣的一些特點而已”^[1]。在這種風格理論的指導下，語言的民族風格自然成為風格研究的重點，成為衡量個人風格與體裁風格的標尺。這樣，民族風格的研究是夠深入的了，但卻忽略了特定交際場合中的語言風格的研究，而這特定交際場合中的語言風格正是現代風格學所要研究的重點。

漢語民族風格與時代風格的研究已有很大成績，而研究漢語在交際環境中表現出來的風格却還處於起步階段。本文主旨就是引用現代風格學的原理，同時借鑑中國古代有關風格的零星言論來探討一下處於不同交際環境中的現代漢語風格現象，為建立符合於現代語言學所界定的漢語風格學作一初步嘗試。

以下本文出現的“語言風格”一詞，皆專指處於使用狀態下的語言風格，不指語言的民族風格與時代風格。

三 漢語風格學的發端

已故語言學家高名凱教授是在中國倡導建立漢語風格學的第一人。他在一九五九年六月的一次學術報告中全面介紹了現代語言學的風格理論和流派，闡明了風格的性質和特點，提出劃分風格類型的標準，發出在中國建立語言風格學的呼籲^[2]。接着，由他主持的北京大學語言學教研室編著出版了《語言學名詞解釋》，其中“語言風格”條和“語言體裁”條透徹而簡明地表述了他的語言風格觀^[3]。嗣後，中國科學院

出版了《語言風格與風格學論文選譯》^[4]，譯文包括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五年之間蘇聯語言學家討論語言風格和風格學的有代表性的文章。這批文章提出的問題有：風格的劃分應以什麼為標準？言語風格和言語體裁、言語形式有什麼不同？文藝作品的言語風格、個人的言語風格是否也在風格學的研究範圍之內？風格學是否可以分為語言學的風格學和文藝學的風格學？風格學是否可以分為功能的風格學和分析的風格學？風格和全民共同語有什麼關係？風格和交際場合、交際目的有什麼關係？構成風格有哪些要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維諾格拉陀夫院士(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的《風格學問題討論的總結》，它指出了風格學的內容、對象和任務^[5]。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創立漢語風格學已是勢在必行了；但是，由於六〇年代中期中國社會出現新情況，漢語風格的研究擱淺在歷史的沙灘，直至近年才又重新起步。目前漢語風格的研究仍然要從風格學的基本理論做起，要將風格研究從文藝學範疇中獨立出來，使之真正成為一門語言學的分科。

四 風格與語體

語言風格不同於文學風格，語言風格是在具體的交際環境中表現出來的語言特點，比如外交場合中說的話帶有外交辭令，家庭成員在一起閒聊則呈現出親切而不拘謹的言語氣氛，……從理論上說，有多少種

不同類型的交際場合就應該相應地有多少種類型的語言風格。風格只有在語言環境 (situation/environment) 中表現出來，它是社會的、集體的語言在特定交際環境中的變體 (variety)，風格作為語言的一種變體是與語言的地域變體 (即方言 dialect) 或其他變體相對而言的。

交際場合不同，言語的組織形式必然有異。例如在外交場合，句子的結構比較完整，言語的氣氛比較拘謹；家庭成員在一起閑聊，句子成份省略較多，言語氣氛輕鬆而隨便。根據交際場合的需要而組織起來的言語類型，叫做語言體裁，亦稱語體或文體 (key)。不同語體適應不同的交際場合，承擔着構成不同言語氣氛、造成不同風格的任務。因為語體是在具體運用語言時劃分出來的言語樣式，而每種言語樣式又各有獨特的風格特徵，所以風格與語體發生了關聯。俄羅斯語言學家羅蒙諾索夫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 的風格學說的中心原理之一，就是語言風格與文體相聯繫^[16]；當代風格學也不乏透過文體來考察風格現象的學者，例如裘斯 (M. Joos) 將“請求人們繼續坐着”的句子放在五種不同的交際場合考察，得出“冷淡的或演說性的”、“正式的或慎重的”、“商量的”、“隨便的”、“親密的”等五種不同的風格類型^[17]。

五 風格學的功用

語言是一座豐富的庫藏。它有紛繁的語音、包羅

萬象的詞彙以及多樣化的語法格式。然而語言財富沒有一個集中的貯藏所，它們分散地存在於每一個說話人的嘴裏。因此，語言的運用便成為語言存在的唯一方式。號稱語言而從未被使用過，這種“語言”是沒有過的；彼時被使用而此時不再被運用了，這樣的語言是“死”的語言，是歷史的陳迹。語言風格既然是在語言運用中表現出來的特點，那麼研究語言風格也就是研究語言存在的形態。從這樣的研究中可以把我們對語言的認識深入到語言的本質中去，同時可以使我們從風格角度鑑別語言運用的成敗優劣，提高使用語言的能力和效率。

語言中的任何一個詞都無所謂好與壞，任何一個語法格式都無所謂優與劣，只有把語言材料運用於具體的交際環境，才能分出這些材料的高下——實際上不是語言材料本身的問題，而是人的運用語言的能力的高低。能否將語言材料運用得與交際環境的氣氛相協調，是衡量一個人語言能力的唯一標準。例如當交際環境需要用一個“貶義詞”（如“完蛋”）而用了一個“褒義詞”（如“逝世”），或者當交際環境要求出現一個“褒義詞”而出現了一個“貶義詞”，都會使語言材料（即貶義詞、褒義詞）與交際環境脫節，損害或破壞交際氣氛。又如在家庭成員的閒聊中過多採用“因為……所以”、“雖然……但是”、“與其……不如”、“除非……否則”之類的格式，就會使言語與家庭式的隨便、輕鬆、親切的氣氛格格不入。語言風格學的功用是可以指導人們運用語言達到“得體”

的境界。

下面列舉兩個言語氣氛與交際場合失調的例子，用以說明風格學對語言運用的指導意義。

第一例，一本作文指導書舉出一份示範性的請假條，全文是：

校長先生：

我慚愧地提起筆，寫信給您。

昨天，當我放學回家的時候，本來烈日當空，不料走到中途，突然却下了一場大雨，我不能及時走避，給雨水把我淋得渾身濕透。回家以後，就覺得有點兒冷，媽說我着了涼。吃過晚飯，我開始咳嗽了；醫生說我患了流行性感冒，要好好地休息。

我知道這一次的病是由於抵抗力太弱引來的，我後悔平日沒有聽從老師的指導，好好鍛煉身體。今天，我暫時不能到學校來上課了。希望過兩天之後，我能夠痊好，就回校補課。而且，今後我要更認真地做早操了。

現在，媽叫我向學校請假兩天，希望你能夠給我批准。

學生×××謹上 ×月×日

作文指導書的作者認為，這張請假條的好處是“教人耳目一新”，因為它“比較親切”、“比較詳盡”，“對於着涼生病的情形，說得相當清楚”，“對於平日疏於鍛煉身體的事，也表現了很大的悔咎”，……其實，用風格學的觀點來評價，這張請假條是一個並不成功的作品。向上司或機構請病假是一種交際場合，完成請病假的交際任務只需說明情況，拿出證